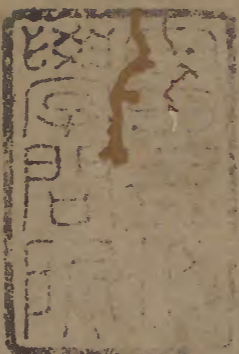


佛祖通載

十九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九	四	七	號
二	五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函	四	七	書
二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7
冊數	22 ( 19 )	
函號	310	13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戊申

神宗項

母日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右所後為英宗配生帝自

穎王為太子尋即位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裕陵○改年熙寧是年地動非常

遼國咸雍四年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以濟急

從之

辛亥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敏出于

蹇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過目成誦年十

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



邠方音

具於穎直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者年多下之會有  
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邠人應  
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  
弃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  
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  
之何惜一往詢於是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  
師南康守程師孟請住歸宗又迂圓通仁宗皇帝  
聞其名皇祐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  
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某之  
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

大率  
自覺

壬子

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  
二坐四十有五夏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  
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号一日十萬聲  
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  
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  
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着為原教篇是時歐  
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旰江李泰伯亦其流嵩  
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  
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陽旣而居杭

脗武粉



正宗  
記定  
祖圖

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賞往京師經開封府投  
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  
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  
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  
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  
兼著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  
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  
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

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  
書丞相韓魏公叅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  
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  
藏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  
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  
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  
已而東還屬蔡公襄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  
老于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  
壞者三日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爲五舍利  
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顯  
容魚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衡之葛氏幼工翰墨不喜  
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顯禪師顯  
沒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  
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  
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  
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  
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  
室咨論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  
麼端曰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  
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

游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  
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  
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  
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間寂郡守至自陳  
客情太守側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  
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  
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  
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  
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間房舒州小剎号法華  
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闈端高風欲以



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及迂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弥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座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為什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情拔類此

癸丑

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号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竒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遘異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僧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徳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旣莅職凡管内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



刹及座下英俊開闢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老校十  
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  
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講授二十  
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  
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舍掌加夫  
而化初辨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加  
夫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丁巳 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奮第為寺請真淨克文  
住持賜額曰報寧

戊午 改元豐

庚申 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  
慶壽殿齋例賜椹服師名○制革相國寺六十  
四院為二禪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慧林引對於  
延和殿問法

辛酉 吉州隆慶閑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  
禪師茶毗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為銘  
京城朔法雲寺成

癸亥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  
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為大僧其師使  
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



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患處處同其義  
味嘗講至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  
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  
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  
至遠以為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外道  
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  
何會青擬進語遠驚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  
起遠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  
時有資持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  
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怛怛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

長去聲  
塔紅記

浮山以大陽皮履布綴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  
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  
大藏於廬山慧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  
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果  
符前識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  
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  
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  
以為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  
為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



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外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  
住山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  
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  
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為子楊傑為贊其  
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  
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  
禪師

甲子  
三六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  
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  
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

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  
與同術慧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  
諸石以諭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  
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  
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  
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  
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  
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  
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少門道歡而師之  
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

屬  
朱  
敬



肆  
至羊

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  
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肆之聲不可絕也光  
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  
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  
寡欲慈慧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岩  
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  
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  
也凡此之道皆以滄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  
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  
徧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

厭  
益公

况其備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  
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滯恠誣罔之辭以  
駭俗人而取出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  
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  
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  
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  
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  
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  
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



解下

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閔禽其相合也如有符釜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

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文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弥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血何所不有俯仰



乙丑  
上是

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  
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  
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門人謚也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  
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  
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  
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  
位召為宗正末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  
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  
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  
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  
其實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  
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汚濁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  
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  
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士辨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感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恠讀莊子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經知

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道術爲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天下用恢詭譎恠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誘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



粥  
六  
厭  
天

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  
非法門略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  
女之滯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  
天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  
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  
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  
聖人者同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  
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  
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  
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

齟齬  
許魚所壯

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導世也切恐其  
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  
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  
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  
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開人天  
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  
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  
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豎窮三界  
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  
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證經



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  
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  
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薈蔔香灌注肝  
腸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遊戲三味道冠儒履皆  
菩薩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  
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  
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  
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  
此而膏中猶有此物真病至於膏盲者也夫吁

哲宗煦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視者輒殺之非

丙寅

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高氏臨朝九年後改年  
婦政二十五歲崩葬永泰陵在位十五年

元祐

○遼咸雍二十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廬  
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  
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  
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  
吾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啞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  
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  
澤纖柔佚吾躰歡忻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



薄  
博音

給  
文蕩

警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  
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  
之所薄百邪鬼崇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魂欲飛則  
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  
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  
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出遊百里遂泛涪  
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  
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  
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揖遠  
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

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昏寃心迹之歸  
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  
當試爲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  
棄能棄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  
方外之侶曰常慈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  
吾之說而徃問焉

丁卯

詔革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薛榮  
出家封佑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  
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



佛印  
坐納  
其禮

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  
傑送至慧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  
朝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宗旨  
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揚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  
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  
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  
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  
傳及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  
禮智者塔誓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揚願賜冥  
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復所著文還國及

戊辰

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慧因

今俗稱高麗寺

建閣藏之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  
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于橫海  
明覃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  
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  
音杭守沉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  
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  
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  
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  
志奏以慧因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



華嚴  
三昧  
本

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

晉嚴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茶進本嚴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

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

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

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

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

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重遜間靖寡言

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

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

昉  
兩甫

昉春破薪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

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沒以

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

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荅王益扣之元曰公般

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

聞其說元曰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

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

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

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

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

般若  
有障  
三



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  
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  
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  
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且以潮音堂衆  
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  
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  
殺尸相枕左右走報文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  
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莫  
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  
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巖俄化王哭之慟

塔于蔣山

已已

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  
也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  
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盖君子耻食其食  
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昇我以  
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  
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  
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  
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



靈徹  
文暢  
戒

大夫之間者徃徃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  
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  
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尔以叛尔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  
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  
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  
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  
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  
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  
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

庚午

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  
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  
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  
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凌西湖際山為岸  
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  
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  
号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二十八日卒朝奉郎  
提舉成都玉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  
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

磨衲  
贊



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  
子攝其齊社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  
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  
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  
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  
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  
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吾君聖德之所  
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  
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  
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

爍  
約天

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  
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  
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  
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  
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  
僧癯甚鬚鬢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娘  
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  
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玄緒語曰他日  
當尋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



之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氏十  
 九通經為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  
 大經章分句析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峯鈔  
 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  
 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  
 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  
 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  
 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  
 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  
 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

種上

易去

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  
 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鐵佛謁懷禪師懷兒寒危坐  
 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  
 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  
 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  
 失棟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  
 入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  
 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  
 座衆日晒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  
 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



司馬光  
方庸登

當局者迷一衆服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建  
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  
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  
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  
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  
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温公意少懈元  
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  
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  
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揮去之呼侍  
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閱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頡  
其音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劔州尤溪施氏母夢男  
子頡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  
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  
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  
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  
材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  
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迂石門南塔又往從  
之及南公自石門迂黃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  
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  
自負密記決志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修



險  
暗古

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觀文殿學士王  
公韶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總自代總知宵  
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  
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  
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  
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  
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  
曰聰明泉適自滴矣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  
紫伽梨号廣慧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

元祐三年徐國主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  
緣槌拂之下衆盈七百蔽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  
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卅壽六十七坐四  
十九夏

圻  
格

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譔略云師姓王  
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  
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  
曆二年遊方至復州見北塔思廣禪師發明心要  
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



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誥布視呼之慧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荅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荅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為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掖之僧亦効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視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視也師曰具何道理敢尔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

曝  
木步

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鹿門山聞者異之元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谷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為歆豔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人關首座維那曰其人其人曾

歆  
音虛



臃  
各黑

於某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  
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  
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  
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麵  
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  
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  
骨驚臃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眠隨境攝合眼隨  
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剝太王隨從汝抄劄消鑿  
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寂寥譖  
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

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  
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  
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  
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  
汝却不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  
相顧視大衆曰賤賣賤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買自  
家買冬至上堂曰畧運推移布裊赫赤莫笑不洗  
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  
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



壞去聲

昇羊諸

日掀了腦蓋師有頂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  
卧耳曠愛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  
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  
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脩今世寺待  
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鐘樓慈氏閣閤廟  
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  
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  
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  
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迫以作頌師  
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兒郎齊着力一年

辨林

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召還  
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  
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  
歸閩中自閩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  
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間  
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  
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文多錄以州泰節州又節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  
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  
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

通鑑卷九

二十一



華上  
寺教

佛八十一者殆其筭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  
出家每見講座輒曰願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  
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  
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  
聖然後可食此二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  
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  
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  
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  
道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  
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華禪為教鑿山增室廣

笑圖

龍井  
方圓  
庵

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  
祖無擇坐獄于攜李携音醉地名今嘉興師以鑄鍾例被追  
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答述圓事  
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  
厚者倚權以奪之眾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  
廷復昇師眾復集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云天竺山空鬼哭天竺  
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  
山容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  
遂成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歸  
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眾請

通成

二十一



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冝  
 久任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  
 師曰壯山如師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  
 盡識將示寂乃入方圓庵秦觀記米芾書宴坐謝賓客止  
 言語飲食招參寥告之曰道潛師也吾淨業將成若七  
 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而化當  
 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東坡命子由爲之銘  
 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  
 茹葷十四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閱大  
 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

癸酉

神宗召對高門  
設高門  
人座門  
答人門

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  
 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  
 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  
 我舡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臻  
 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  
 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  
 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  
 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  
 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設高廣座恣  
 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惟動宮殿賜與甚厚



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慧林  
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  
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  
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前語  
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  
已加夫而寂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  
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  
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  
不易用五幅纜掩脛不多為齏糲曰徒費耳無所  
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

曰吾使游人見之心日清凉此君蓋替我說法也  
嘗於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  
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

黃魯

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  
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  
五少年日也解  
東塗西抹來

甲戌  
改紹聖

遼改壽昌

主供基加号聖文神武全功  
大略聽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喆禪師出於臨州聞氏聞族寒喆又  
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  
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

乙亥



翠岩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宵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肖岳麓席虛盡禮迎以爲出世累月而後就俄迂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

參自  
作使  
令者  
如路  
人

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畏閑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耒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馱僧馱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馱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



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  
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  
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  
禪師在黃蘗徃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  
衆以是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  
衡岳馬祖故基祐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  
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祐欣  
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  
湘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

作偈  
紫  
衣

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  
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  
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  
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  
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封回禮部牒免辜  
盧老納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  
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  
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爲攜此骨歸  
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曰山川  
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宏



諸方  
始此塔

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  
兩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  
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  
二夏

戊寅

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  
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三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  
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因讀  
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奮學白父母求出

佛印  
東坡  
酬酢

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  
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  
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  
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後也時書記懷璉  
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  
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  
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  
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  
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開德化緇素縉紳之賢  
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



酥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  
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荅曰趙州當  
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  
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  
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  
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  
皆香林明教以帑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  
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  
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

坐納  
義天  
大展

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  
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  
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  
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  
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  
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  
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  
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元為知大躰李公伯時為元寫照元曰必  
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不麒麟傳得雲

伯時  
寫照



居道者真不爲拈華明大事等間開口笑何人泥  
牛謔向風前顛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  
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  
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盡笑狀非苟  
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軀貌  
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  
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  
曰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昇曰頭陀荷衆  
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

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竒之又十年剃髮受  
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叅至池陽景德謁義  
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而喜寢  
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  
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  
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光  
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逾此道人  
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  
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  
在自是法席日盛忒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



通鑑十九  
三十四  
刹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  
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噴  
噴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年神  
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中貴  
梁從政董其事驛召師主慧林既至上遣使問勞  
三日傳旨就寺之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  
殿問道賜坐即盤足加夫賜茶至卒盞長吸又蕩  
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  
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  
右曰真福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

真  
師嘗爲先帝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  
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  
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舡子下揚  
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  
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  
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導若此高麗  
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  
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  
經三身佛報身說那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  
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



義天豁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  
岩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  
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  
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  
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  
甚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  
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  
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  
夏

庚辰

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

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  
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慧全明年試經  
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  
律且逢橫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  
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公公  
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  
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叅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  
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  
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  
南公白子入吾室矣公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



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  
 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  
 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  
 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  
 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  
 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今接納來  
 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十有二年然性  
 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間居而  
 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為以致公三  
 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

以百丈  
 無住持  
 事

為謝  
 師直  
 說法

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  
 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  
 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  
 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  
 耳此豈可復為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  
 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  
 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略曰三乘十二分  
 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  
 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醎是  
 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



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不能  
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  
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  
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  
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  
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  
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  
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  
普鄉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

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間為宋地僧生涯三事  
袖故奮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  
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臆既高益移  
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  
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夏五十有五

辛巳

徽宗佶立

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  
宰執議立端王丞相章惇曰端王浪子

耳曾布長望見王在簾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  
出章惇惶恐失措遂即位荒淫奢佚蔑直尚浮  
又寵道士林靈素失道北迁降為天水郡  
王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終於五國城

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

道之孫秦王元吉之子  
繼失道荒于畋獵女真有



命其國人窮取以獻人怨遂叛次和中童  
貫與遠叛以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祚逃  
于夾山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  
城居之  
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  
世為酋長是年卒兵立國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是  
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靖江人嗣圓通  
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  
生淨飯王家分手拍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  
觀於老死而幻緣也頓寂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驚  
嶺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出於

帝製  
序文

微塵之裏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而書則一時  
聖教雖傳於慶喜拈華而笑則正法眼藏獨付於  
飲光自達磨西來實為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  
於曹溪於是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寢廣自南  
嶽青原而下分為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酌對雖建  
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影齊施接  
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流廣迤枝葉扶疎而雲門臨  
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  
惟藝祖闢度門於綿寓太宗闡秘義於敷天章聖  
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



屢入  
中禁  
三登  
高座

神化以成無爲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空宗元  
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剏二禪闢慧林於東序建  
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  
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  
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  
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其寺  
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寂上乘了第一義屢入  
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  
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弥  
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燈  
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噫圓  
澄覺海本含裹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  
因明立所由塵發知織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  
也若回光內照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  
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  
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  
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  
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賜叙

壬午

改年崇寧○

鑄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  
創崇寧寺○又改天寧替先號



甲申

是歲贛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  
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  
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  
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  
矣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  
川蘿直汝來也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  
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被躄乃獻投  
機頌云山前一片間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  
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  
禪屬子矣演嘗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

悟道頌

丙午

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端嘗示衆云古  
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  
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  
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迂白雲上堂  
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  
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  
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  
同未悟歸家尋奮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  
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  
又云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

丁未

戊申



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矧  
削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  
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  
之工演躬自督役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  
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乙丑 全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丙戌 金詔釋氏有瀆神踰分者除削之  
是年正月華出西方其長亘天

丁亥 大觀○慈感寺 吳興郡民邵宗益割蚌得羅漢像  
歸於本寺後至建炎間憲使楊應

誠傳玩躍入于溪漁  
人再獲建閣以藏之

己丑 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寂生董氏漢仲舒之

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温皆官于穎  
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  
佛即蔬食乃娠生而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母育於  
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  
無仕官意辟教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沉默  
白眼公鄉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籍名顯聖  
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慧指者謂  
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  
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  
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



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遂造姑胥謁瑞光圓  
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整  
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  
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  
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寂子之  
於東寺焉出世婺之雙林迂杭之淨慈繼圓照之  
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莊嚴之盛游者  
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哲宗聞其名詔任上都  
法雲賜號大通又繼圓通之後玉立孤峻儼臨清  
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

大小  
本

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八年  
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  
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而不  
可得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間居時抵掌笑或問  
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  
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  
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  
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  
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沒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  
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庚寅

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張商英入相時久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以賜之

辛卯

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詔毀京師淫祠

遼改天慶

壬辰

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鶉預籠畜而烹之嘗夢鶉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箸下肉一羹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出漁溪詩話

癸巳

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持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慧持也西遊我

眉因入定于此三藏因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玉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

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

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

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

癸未郊上播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

導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

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

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



甲午

迪功郎道戢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  
二等待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

告身出宋史

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賜  
求道法師号寶亮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  
罰潛濫色禽俱

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隣五國之東接大  
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

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王國戰鬪而後  
得不勝其擾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

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  
來會酒酣使諸酋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

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  
雄豪當以事誅之奉先曰殺之傷向化之

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率兵吞併隣近部  
族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

乙未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阿骨打正月  
一日即位改年收國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

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

節盖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

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

問曾到靈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

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

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

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遺渤海刺  
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有

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  
一里許貫於壇壝出遼誌



抵悟  
音枝音

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悟覺曰若之技  
止此耶是固說食耳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  
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  
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  
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  
乃可耳新超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挫行者新  
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趨方丈見寶覺自  
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  
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号為死心叟榜其  
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詰禪

戡  
吏側

麟  
噬

師領嶽麓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  
詰曰是什麼新曰高着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詰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  
漫漫新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  
便出新初住雲岩已而迂翠岩翠岩奮有潘祠鄉  
人襍禮酒戡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辭以不  
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拚  
俄有巨麟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  
新安寢無它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庭堅  
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



悔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拈  
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  
晚迂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  
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  
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  
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  
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  
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  
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  
愛罵人只爲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叅說偈十

五日泊然坐逝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  
四十五夏

丙申

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  
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毗尼及見神悟謙  
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爲本又從廣慈授  
菩薩戒戒光發現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  
蔚伏大振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場無  
為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  
鄆時人不識虚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晚居靈  
芝三十年衆常數百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



林靈素得寵

來莫若著書撰資持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  
 記十六觀小弥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  
 千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壽  
 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來  
 不逞於宿毫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至楚州與  
 慧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  
 俊脫之置館中問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  
 仲携入京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  
 靈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

丙申

改寺為宮觀

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罰  
 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謂帝即長生大帝君蔡京  
 為左元仙伯已即褚慧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  
 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  
 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設  
 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門之事矣  
 ○四月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  
 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  
 天下歸於正道鄉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  
 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



髻  
聊田

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索焚棄  
之不備矣五言律詩同土朱無雜詩卷生庶民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迂寂名惟清生南  
州武寧陳氏方垂髻上學日誦千言吾伊土口有  
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  
此兒耶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  
七爲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  
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講壑耳豈能  
藏哉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  
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

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  
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  
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  
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  
寐清半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  
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別乃安  
爲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  
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  
世昌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與寂音  
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偷心未死



給代他

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尔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羨麗要之如趙昌畫華逼真非真華也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逝○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勲遷寂生汪氏舒州人

戊戌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滑古忽

十一月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會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為設帳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羨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飮食而襯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云○十一月

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出宋史

有星如日徐徐南行



立大金國

十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女真其初酋長本新

羅人号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

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願視不常面有大志有楊村者遼東人也勸阿

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号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册天祚遣使備袞冕無為東懷皇帝

已亥 改宣和○西夏改元德○左街香積院永道法師

賊方膺反借改求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

樂庚子冬即減 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

加之中罪羣臣諫者酷虛誅之變風大扇矣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士逐出本寺

仍禁銅鏡塔像下書復令天下德士安心住坐○夏

五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兩數日如傾及

齊開封縣前茶律人晨起批床榻睹若有大犬

搏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為作

坊兵眾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

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

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詔

林靈素禳水無驗泗州僧伽降現上命禳水大

士登城水勢頓竭遂賜号巨濟大士龍降後一

女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

仰觀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

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二且久其發更猛而

赤氣出西北數十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

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

聲亦不絕迨曉方止○冬十一月放林靈素婦

溫州死之宋史

庚子 秋九月詔佛德士復僧釋氏奮名輸錢換牒馳銅鏡

辛丑 詔以所賜神霄宮并 ○遼改保大元年 ○春正月

田產盡還僧寺 日有昏忽青黑無光其中洶二而動若鈺金而

漏沸狀日傍有青黑正如水波周面旋

通載十一



轉將暮而稍止時睦三月二十五日詔慈受懷

賊未平人多憂之夏六月黑管出洛陽

住相國惠林院生壽春夏六月黑管京畿忽

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

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從燕

女真又攻敗之延禧與

二子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

復立于燕遼由是分矣改元建褐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十九赴

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

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贐其行後妻以女公

果登第一日遊僧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粧公悌

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

壬寅

佛符

張丞相  
宗心禪留丞

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

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

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何書云維摩經公信

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

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

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

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而閱其語

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

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公

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殿前燈是火



不是阿祖喚回洎被善才覷破毗嵐風急九天高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林謁  
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  
堯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接部過分寧諸禪  
迓之公請俱就雲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  
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  
戰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堯率  
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挨轉  
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及夜話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

无盡  
換機

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  
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  
就榻至五鼓忽垂脚踢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  
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什麼處  
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來日相見翌日公投頌  
云鼓寂鐘沉托鉢回岩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  
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  
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  
異萬法非殊休分躰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碍應物  
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



唐子  
西內  
前行

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順  
不犯工夫仍囑曰參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  
是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  
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  
寂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  
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  
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  
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鋦如秃帚明日  
化為甘雨來官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  
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斗米三

抵  
紙音

四錢明年富宜和辛丑二月公奏謚號真寂遣使  
持文祭其塔其略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  
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  
决方以見晚為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慧  
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  
之為特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寂禪師於戲惟余與  
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  
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  
靈祇此榮福宜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  
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



無人識撞破虚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  
取枕擲門聲如雷震視之已逝矣

癸卯

金改天會元年太宗吳乞賣立乃太祖弟粘罕斡離不等立之滅遼遂有

商併之志升皇帝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

於禁庭親觀瑞光光中現佛即勅模像殿

甲辰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灾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

男子孕而誕子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

去又有酒肆号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

十餘忽生髭髯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

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慧洪姓

喻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緝文性簡亮年十

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

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

師七年盡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荆州張丞

相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焉已

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也給事中朱

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

寧府清凉寺坐為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

度為僧易名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

抵禮典



竄南海三年

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蹤跡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充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文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廉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

汜許訖

禁談者謂師前日違衆趨義婁瀕於死既還僧籍宜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不果明年師沒志汜不伸世以為恨壽五十八臘二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乙巳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

延禧奔夾山大臣立其弟溥守

燕京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聞溥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奔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封為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遼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大乙巳共九主九二百年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旨住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



不陳納

覺大師充解舍仍行住持師諱永道東穎派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宜和元年改佛號師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慧日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王安足為法哉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

春奏再  
陳點陳

眈眈  
介士

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臣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為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壹是教人以為善但為其徒者妄相眈眈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廼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為反剗於朴屬周道陵遲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偈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謬悠



讜徒

痛昌

春  
春  
春

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讜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猶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民自勸不待荆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嘗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徃西域益求其法太宗

皇帝建譯場修陸典製秘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璉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躬求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子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臣甚為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



通鑑卷之... 五十一

丙  
納音

必欲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後秀悉與保  
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  
為廼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而從之傳曰以力  
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  
而內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  
若觀其為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  
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開封獄當  
黥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蛇霧毒人道人蔬食  
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輟然曰死  
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械而

輟  
忍丑

春陵守與僚屬同械立廷下  
僚屬同械立廷下

立廷下且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慶頃之  
師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  
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亡幾州人大疫師為鑿池呪  
水飲者輒愈彙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材堪  
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  
從容謂師先帝感於妖言毀鄉形服朕欲為鄉去  
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撫  
道背曰鄉到老偃疆遂賜名法道益號寶覺圓通  
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灾嘗咸委師祈禱  
應若影響紹興二年詔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

帝撫道背曰鄉到老偃疆遂賜名法道益號寶覺圓通  
帝撫道背曰鄉到老偃疆遂賜名法道益號寶覺圓通

榮命為

通鑑卷之... 五十一



通事一  
五十九

臣請也明年師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  
行在上疏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  
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見靖康  
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宗舊制特賜改  
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  
著為令先是靖康之亂嘗與律師悟明誓造三千  
化佛為國永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并  
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林勸  
施藏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于千佛閣新  
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自恣來謁慰勞如平

藏  
丑辰

繫  
於

時遽謂法門安危繫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  
偈合掌而逝閣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  
里松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凌  
譔塔銘

淨慈北磻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稱大丈  
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  
寄命螻蟻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  
果能屈乎黥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年  
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  
刑籍復還奮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往欽哉

通事一  
六十一



杯蒲侯

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帝曰此翁至老  
倔疆富貴果能滂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  
播迂易緇於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  
林壑公則効忠比干尚異其萬分之一如以杯  
土隄龍門之濤闌聖恩寬洪不即誅戮鄉使群  
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仁其孰能與於  
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奇偉峭絕真大  
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曰黥可息乎身據  
鼎耳兮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黍離關庭塗炭生靈

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一笑  
生還天清地寧衆蠖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  
賢於長城蠹余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  
以平九里清陰蛻骸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顙有泚兮其容則赭油  
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丙午 欽宗桓即位

正月 韓離不犯京得金帛而退十二月

及上皇六宮 皇族北遷 改元靖康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新編聖賢傳卷之六

...

...

...

...

...

...

...

...

